

一番话惊了采风赏花人

何频

放，少数像崩炒豆一样零星开花，想象中如城市玉兰缤纷开花，云蒸霞蔚般的景致还没有。早上车出郑州的时候，嵩山边缘，新郑始祖山向阳的山岭上，杏花开得正浓，与缭绕的白云互交织。而南召云阳镇，山家出墙的大杏树，一头红透而发怒的花蕾还未及绽放。主人家楼上楼下，屋子里和院子天棚里堆满了秋冬两季采集的辛夷，像粮食一样成大堆，——玉兰蕾像毛笔头，且如一粒粒小毛桃似的。但主人直抱怨今年价钱不好。

歇歇脚再向深山里行，翻山越岭，一路上不断可见到大玉兰树，仿佛我老家南太行的大柿子树一样。可是，玉兰的树枝比柿子树要松软，种花人攀援登高采辛夷，难免发生坠伤事故，甚至塌天大祸陡降，闹出人命来。人工栽植的玉兰树，乡人用粗大的麻绳，把它不大的树冠拢起来，相对采摘容易，而大树野树参天，人力不能羁绊和束缚它，采辛夷就不一样了，如同虎口夺食，年复一年。山深了，明显又发现此地畸人多，矮个子或者谈吐不囫囵的人多了，有一家，两口子都是受害者。树太多，漫山遍野是野生或人工栽种的玉兰树，春节前没有采过的玉兰，快开花了，撑破了老壳即将开花。这是一岁之间收获辛夷的抢收时节，远山近水，遥相呼应，到处是登高采辛夷的人。下一道山岭，接近名叫西花园沟村子的時候，我们意外发现一片古树群，大树玉兰全被截肢，——高而直的参天树干被无情拦腰斩断，骨断筋连的模样，一枝花，一片片，横七竖八斜卧山坡或山沟里。受伤的树截面，分明还涂了公园里冬天修剪树枝时用来保护断枝的药剂色。我们一头雾水！询问过路人，汉子吞吞吐吐地说，树太大太高，人上树采辛夷经常受伤，为了应季采辛夷，把大树砍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又说，好在砍断的树枝生命力顽强，毕竟它的树皮还连一点，来年照样可以开花生花蕾。一番话惊了采风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谁料想科技发达的今天，伏牛山深山里种花人兼采药人，竟然用这样的方法采辛夷。

我们是城市里来的看花人，赏花人，写花人，评头论足的闲游人，原本只知道，农村和山里有留守儿童和失学儿童，有的大男人不好娶亲，有的吃水和居住条件很差，有的看病就诊不易，有时候，或是年景不好，或是市场变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林产品的价格不稳定，而影响农民收入……谁知道堂堂“辛夷之乡”，人们世世代代不为看花为采药，人和树，共同背负着如此沉重而残忍的负担？

村头的院子，一棵树冠尚丰满的玉兰树上，有一位登高的妇女全副武装装辛夷。白亮的阳光下，没开花也没有生叶满是花苞的裸树，仿佛是一幅叠印在天空里硕大的剪影。正当年的女子，约摸四十岁左右，穿着严严实实的冬装，用围巾把头 and 面部尽量包扎严实，把一个穿成桶状的编织袋挂在腰上，像极去新疆“拾花”摘棉花的女子。她不许对着她照相，但人开朗又爽朗，一一应答地告诉我们，自己曾经是民办教师，现在不干了，丈夫一过年就外出打工，她在家带孩子，还要繁育辛夷树苗采辛夷。退耕还林实行后，这里人以辛夷和苗圃为主，平整的土地少，也基本不再种地。中午的时候，有外乡人开着农用车走进来，走村串户向主人推销大米、白面和玉米，玉米自然也是猪和牛的饲料。城市建设的进度包括绿化，这几年略微停滞了一些，大山里的好苗木，很大的广玉兰和香樟树、桂花等等，还有引种的山玉兰，价格都比过去低了。

我等连在山里边吃一顿农家饭的兴致也没有了。做贼心虚似的，在一株古玉兰的尸骸前留了影，慌慌张张就离开了。好像还没有特别报道，专门介绍鲁山与南召这里的大树古玉兰的。此前，我去过陇东的天水市，按图索骥，在距离麦积山石窟不远的地方，访暮年齐白石题匾的“双玉兰堂”，是全国最大的一双白玉兰。但是，那里的玉兰树，实际比鲁山和南召的大辛夷和“辛夷王”明显要小一些。

2017年2月16日于甘崖居

那群巨石，从远宁县城印山花园南门出去，沿印山路往东挨着莲花山走了几分钟就看到了，就在路边，挨着人行道。

初次见到那群巨石，大约是十年前。那时我刚刚住入印山花园，对周边环境还不熟悉，就沿着印山路去走一走。到那儿只见莲花山一段山体给挖塌一大片，形成一块平地，被一道道围墙围着，挖土机正在里头挥动巨大的铲斗，轰隆隆起落转动。围墙上方露出一角尖石，天生的，驼峰一样。好石头！我暗赞一声，好想看它的全貌，却不便到工地乱闯。这么好的石头，要是给敲掉多可惜。我怅怅地望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

转眼过了十年。去年夏天，我和岳父一起住在印山花园，岳父对我说：“有一堆石头，蛮好看，不远。”

我不知道岳父说的是哪里，就跟着他一路走。啊，那该是我十年前未看分明的石头吧？当我看到那堆巨石，立时变得激动起来：“这样好的石头，天底下少有！”

丝毫没有夸张，我走过不少地方，这样的天生奇石从未见过。成群的巨石，粗看有十几块，挤挤挨挨从地底下长出来，每块形状都不一样，然而都是那么奇异，叫人看个不够，浮想连翩。或像大象，或像牦牛，或像骆驼，或像

碎片化的知识不是知识

郑朝晖

互联网的时代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但是人们所思考所关注的，多信息源、多传播源、多接收源构成的拓扑关系，让信息、传播、接受、发酵成为一个天文数量级的存在。多，有时候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超出了人们认知能力所承受的极限，人们就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再加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互联网社交规则，形成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也就“理固宜然”了。

面对这样海量的信息，我们的认知一般会有四个层次，第一就是“选择性失明”，我不炒股票，所以每天看新闻门户网站，财经类里面的股票信息一般都是忽略的，在我的心理界面上，它们不存在。第二类就是“知道”，比如我知道某人是演员或者是

球明星，但也仅此于此。第三类就是了

单向度的，传递渠道也是可度量、可追溯的，大家获得的信息比较集中一致。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多信息源、多传播源、多接收源构成的拓扑关系，让信息、传播、接受、发酵成为一个天文数量级的存在。多，有时候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超出了人们认知能力所承受的极限，人们就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再加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互联网社交规则，形成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也就“理固宜然”了。

面对这样海量的信息，我们的认知一般会有四个层次，第一就是“选择性失明”，我不炒股票，所以每天看新闻门户网站，财经类里面的股票信息一般都是忽略的，在我的心理界面上，它们不存在。第二类就是“知道”，比如我知道某人是演员或者是

球明星，但也仅此于此。第三类就是了

解来龙去脉，能够知道其中内在的关联，比如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某明星的前夫的前女友的前男友的前女友的前男友与某明星的关系，听得我倒吸一口凉气，一方面发现“贵圈真乱”，一方面也佩服我的朋友清晰的思路和对

于此事了如指掌的程度。第四类比较难概括，这样的信息，一旦获得会有一种“（这个妹妹）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

考究“知识”一词，《法华经文句》曰：“闻名为知，见形为识，见形为知，见心为识。”这四句话是递进的关系，落实到最后就是“见心”，是“心知肚明”的感觉。要是从英语来考

究，这个词可以分成“know”和

“ledge”两部分，前者的意思是“知道”后者的意思是“矿脉、暗礁、壁垒”。“ledge”这个词的隐喻意思是“隐藏的、结构性的”。所以，不是结构性的，不能见心的信息，大概是不会成为真正的知识的。

世间的信息其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碎片化的”，另一类是“结构性的”。前一类，虽然众多，但是无法被你的“ledge”接纳，对于这些

信息，我们的感受就是“过眼云烟”，顶多也只是饭后的谈资。另一类“结构性”的信息，虽然海量，但是经过“结构化”，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处于“重叠”或者“生发”的状态中。或者与你已知的某个信息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关系，或者你知道这个信息是从某个你已知的信息里“长”（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规则推演）出来的。而这一类才是对你的生命真正发生作用的知识。因为它可以强化或者改变你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拓展你的“ledge”，为你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创造条件。

绕了半天，我想说的是，在互联网时代生活，最关键的学习能力应该是建立“关联”的能力，将“信息”与你的“ledge”相关联的能力，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谁能够有更大的“ledge”，谁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的王者。

筆會

天涯路

(国画)

吴齐



在西伯利亚绿皮车上

陆晨虹

山临湖的铁路，沟通沿线寥寥的村庄。木头房子的村落民居、跨越河港的钢桁架老桥、深邃悠长的单线隧道、拱门支撑的巨石挡墙、森林孕育的泉水溪流，在贝加尔湖一路相映中，让人神驰。环湖铁路曾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漫长旅程中最美的风景，近百年前，多少寻梦的中国知识青年从北平乘火车去莫斯科、去西欧国家留学深造或勤工俭学，必经此地。我曾读到已故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教授日记里的诗章《凌晨过贝加尔湖》：“车停北海头，寒朔此地古。恩博爱李隆，节高怀苏武。推枕起徘徊，晨色才熹微。悄悄面海窗，凉风送爽来。浩瀚接天清，涟漪展清霁。金马浴水生，火随随波逐。久知海产鱼，鲜美

拇指数。适有村妇人，携篮立水浒。惹人露银鳞，待得善价贾。惊喜急降车，倾囊易珍脯。继见湖水清，兴发思濯纓。濯纓复濯足，突闻车笛鸣。轮展已轱辘，直追敢踌躇。操切登不得，难舍杯中鱼。幸有客援手，始免落中途。人在鱼亦在，喘定心神舒。同行共尝鲜，咸赞天上味。但得众颜开，小厄余何悔。”陈士骅 1925年8月起随留学途中，在湖畔车站买鱼、濯足，因而差点误车的“小厄”，90年后的夏天，其情节仍栩栩如生地牵动我的思绪、触醒我的味蕾。

4小时后，火车到达铁轨的尽头：安加拉河口的贝加尔镇。北靠群山的车站被东南面的河、湖环抱，几台退役机车组成一个露天博物馆，尖顶的木头候车室梁椽精美，辟有环湖铁路历史陈列。紧邻车站铁路员工宿舍区有两幢萧条的二层居民楼——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就如这样的模式——多年失修，木质建筑开始朽烂。完成了一天工作的列车员聚集在站台上，靠着座椅分享简单的晚餐。

为什么悠久的环湖铁路在河口中断？它曾通向哪里？车站陈列室里的地图让我豁然开朗：原来它正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故道，消失的那段路线原本安加拉河西岸，向北回到我们今天启程的伊尔库兹克。1950年代新线截弯取直后，旧线因安加拉水电站建成而淹没。

暮色降临，我们在风雨中登上破旧的渡轮，渡过波涛汹涌的安加拉河口。望着大浪一下下溅上甲板，我的心头重又摇曳出陈士骅先生的诗：“恩博爱李隆，节高怀苏武”——贝加尔湖——“北海”，因为苏武，成为我心目中中国的圣湖！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开始扩张：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大诺盖汗国先后被吞并，“北海”进入沙皇的视野，在清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

和《恰克图条约》的步步进逼中，“北海”变成了贝加尔湖。19世纪末沙俄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控制远东，长9200公里的铁路西起莫斯科，跨越8个时区、16条欧亚大河，直通日本海沿岸的海参崴。沿贝加尔湖铁路最艰难的81公里，地势险要，岩石坚硬，每公里要消耗一车皮炸药。这段铁路最迟竣工前，先期在贝加尔湖上用火车轮渡接驳。两天后我们从安加拉河东岸，经过湿地、庄园，回到贝加尔湖旅程的起点伊尔库兹克，犹见当年接驳环湖铁路列车的破冰渡轮“安加拉号”依然靠泊大坝旁。1990年环湖铁路被联合国确认为历史文化遗产，誉为“俄罗斯钢带上的金扣”。

我在大坝下静坐聆听安加拉河拍打大坝的涛声，百年涛声里，铁路已经从交通工具升华为文明的力量，取代战争来达成发展和扩张：19世纪的北美洲、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犹他州广阔肥沃的土地、金银矿并入美国版图，但被崇山峻岭、浩瀚沙漠阻碍，从东部纽约到西海岸旧金山要走6个月。1862年林肯批准建设太平洋铁路法案，1869年铁路修通，东西往来只需7天，美国从此稳定统一、走向富强。不列颠哥伦比亚1871年加入加拿大联邦时，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修筑通往东部的铁路，1885年东西铁路接轨贯通处今已成为纪念公园……几乎同时，1876年7月中国最早的铁路吴淞铁路通车，但次年就被清政府拆毁……

历史铭记：西伯利亚铁路、太平洋铁路和加拿大铁路，都浸润着华工的血汗，也曾激发起詹天佑等几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兴国之梦。告别贝加尔湖后的陈士骅以铁路桥梁、河港工程论文，获慕尼黑工业大学工程硕士和国家特许工程师学位，进入德国国家铁路局，不久归来报效危难中阔别九载的祖国……

在安加拉河水坝下静坐，保留着一条窄轨铁路，“青年号”旅游列车从1939年起运营至今：列车员、站务、道口管理乃至司机全都是由十几岁的孩子担任，这是苏联少先队的遗产。我登上列车，看到一群稚气未脱的列车员汗流浹背地在设施简陋的铁道上奔忙——那是俄罗斯重振雄风的希望么？我曾自豪于中国高铁今已无愧于国家名片，可是名片荫庇下，我们的孩子触摸过铁路吗？他们在高考工厂沉浮、在补课机构“刷题”、在苦练各种“艺术”考级……我有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最终没能去开拓具有广度和宽度的事业，而是在计算营销的业绩、在银行的贵宾室里放贷、在垄断行业争权位晋升级……如果缺少了生存的体验和实践的感知，那么对奠定西部繁荣的青藏铁路、对承载中国梦的“一带一路”、莘莘学子会有怎样的情感和认知？

一群巨石

小河丁丁

战马，或像白熊，或像仙人……眨眨眼就变成一群石峰，奇秀玲珑，孔穴通透，到处怪石嶙峋，悬崖飞瀑，上干云霄，下临无地。这群巨石聚在人行道边，被铁栏杆隔开了，所占地盘长有五十步，宽有二十步，底下连成一体，本来被泥土覆盖，如今除去了泥土，注水成池，清波奇石相得益彰，真是天造地设的好景。

这群巨石题了名字，宁远以九崦山闻名于世，它们总体就叫做九崦缩景。我从西往东走，一路寻着石上刻字，找到了舜源峰、女英峰、娥皇峰、石城峰、朱明峰、桂林峰、箫韶峰，十年前邂逅的那一驼峰似的尖石正是舜源峰的山顶。数一数，只有七峰，还差杞林峰和石楼峰。铁栏杆留有入口，一条小小栈道从人行道经朱明峰下进入人群之间，一扇栅门却把栈道拦断了。这群石峰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总能数出数十峰，连紫霞岩和玉瑛岩

只山羊正往山坡上爬，一边咩咩叫唤。那一群山妖正从黄土中拱出身子，做着怪样。那一只树懒倒挂在高处，朝着下方探头探脑。那一簇巨石如同花瓣环列，当中拥着一根蕊柱……

这片怪屋上方就是草木葱茏的莲花山。原来整座莲花山都是这样神奇啊！然而莲花山是怎样一座山呢？高度不会超过一百米，长度不会超过一公里，向来什么名气也没有，既没有来头，也不起眼，只不过是乡间一座谁也不会注意的小小野山。近年县城扩建到了郊区，这座难以移除的石头就地辟为小公园，因此才修了小径上山，山顶搭了观景台。要不是这样，有多少人知道它呢？知道它又如何呢？也就是到莲花山采石，拉去烧石灰，造水泥，或者砌房子。

我望着莲花山，仿佛穿透茂密的植物和厚厚的黄土，看到了一座举世无匹的奇山，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些日子，我才渐渐变得淡然。天地万物，又有一宗不是奇迹呢？就连道旁一株无名野草，都要得到无数奇妙的机缘才能开出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它的生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才能演化至今，不是吗？

原来我生活在这么奇异的一个世界！那么我身边的每一个平凡的人，也都有其可贵之处吧。